

烛光

● 朱瑞福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ZHU GUANG



鲁新登字第3号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教师生活的长篇小说。作品在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中,以清新、自然、真实的生活情节,揭示了十年动乱后,历经劫难的一代青年教师,纯洁而高尚的人生观及他们为祖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书后还附有著名文学评论家田仲济、刘锡诚、任孚先等先生的评介文章。

烛 光

朱瑞福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潍坊长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801—3,300

ISBN 7-5329-0464-4

I·405 定价:5.80元



朱瑞福 1943年8月生,山东省寿光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潍坊日报社记者、群工部主任。已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等20余篇;主编报告文学集《创业者的风采》,1990年出版。

序

李新民

朱瑞福是个办事很认真的人。这部《烛光》，反复大改了三、四次，历时三年之久，没有一股顽强的认真劲，是很难完成的。

朱瑞福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要不惜代价把这部书写出来！”他呕心沥血，刻苦写作，为的是什么呢？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种愿望。他曾经对我说：“我对教师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就是拼上命写一部歌颂教师的书！”

从上小学一直到师范毕业，朱瑞福都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他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老师们的亲切教导。朱瑞福当年家里很穷，从小失去父亲，几次因生活所迫几乎辍学，都是由于老师的殷切鼓励，慷慨帮助，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有一年麦收，朱瑞福为了能到坡里拣点麦穗，使家里人能吃上几顿饱饭，开学十几天了还没有返校，他的老师步行七八里，到姥姥家找到了他，恳切地动员他回校上课。这件事一直深刻地铭记在他的心里。这种深厚的师生感情使他终生难忘！不幸的是，在十年浩劫中，他最敬爱的一位老师，惨遭迫害，含冤去世！

朱瑞福的愿望就是要写一部歌颂教师的书，寄托他对死者的哀思，表达他对生者的崇敬！

说为了写这本书，朱瑞福历尽了千难万苦，一点也不夸张。他原在县委办公室里干秘书，很受领导的器重。从仕途上讲，这是一个很被人羡慕的岗位，有不少高中级领导干部就是从这种岗位上一步一步提升起来的。从政治素质，从工作才能，朱瑞福都具备步

步高升的条件,但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我曾经多次劝过他:“你要认真地考虑,不要轻率地决定。这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前途。”他还是决定走自己的路。

朱瑞福写作很吃苦,很顽强,很有毅力。这部稿子先后大改了三、四遍,约百万字,用的稿纸有几十斤重,硬是一格一格地爬出来了。有一次,他请假在家修改作品。那时,他的家是寿光最贫瘠的乡村。家里条件很差,只有两间茅草屋,妻子带着两个还没上学的孩子。为了不受干扰,能集中精力进行写作,他一个人住在屋外一间小饭棚里。正是三九严寒天,墙壁四处透风,棚内滴水成冰,写到深夜,将棉衣、大衣都穿上,还冻得直打战,拿笔的手简直都冻僵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一字一句地推敲,一格一格地爬,一直坚持了一个冬天。这需要何等坚强的毅力啊!

这部作品在写作过程中,曾几经挫折,甚至差一点夭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为了形势的需要,主题、大的故事情节都做了很大的变更。这也真苦了作者。尽管这样,朱瑞福还是一丝不苟的,孜孜不倦的,默默的进行耕耘。他的创作态度还是严谨的。

经过几度严冬酷暑,《烛光》终于问世了。这部作品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它就像作者本人,朴实无华,很有内涵。它不愧是发作者内心的一曲人民教师的颂歌!

《烛光》闪光了,我和作者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1990年5月24日子来城

修订版自序

《烛光》初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这确实始料未及。著名文学评论家田仲济、刘锡诚、任乎先等写出评论，给予较高的评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友梅来信勉励，广大读者给予好评和厚爱，一读者即兴而成的评介文章在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文化报》等四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职工书评征文获奖。《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地市报人》、《大众日报》、《作家报》、《潍坊日报》等报道消息、发表评论 30 多篇（次）。对此，我深受鼓舞。今应许多读者要求，修订再版。

《烛光》于 1990 年 6 月出版，了却了多年心愿，便搁置一边，不再思量。后来，我到一位老领导家拜访，他鼓励我请名家评论作品，并介绍到田仲济先生，说田老是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史奠基人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当今的恒空北斗和一代宗师，一向以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代文学史家、作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称誉海内外。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也没烦人托关系，便贸然把一本《烛光》寄给了田老。不想不日便收到田老回信，不由让我惊喜万分。田老在信中说：作品“是在歌颂我们社会最重要、生活工作又较苦的灵魂工程师，我是一定仔细读的。我们写教师的作品太少了。”随后一信又说“因视力很差，读书写字已离不开放大镜，故进度太慢”。田老借助放大镜把《烛光》仔细读完，又写出 3000 言的评论。

田老在评论中写道：《烛光》“读后心情久久不得平静”，“引我

回忆起了从事教育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亲身经历以及耳闻目染的许许多多教师们的苦辛，也回想起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反映教师生活和工作的文艺创作情况”。“过去不少人认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度达到他所写的人物的思想水平，他才能创造好他的人物，倘确实如此的话，则作者的思想境界的确是很高了！”作者“充满了激情，以努力钻研，全力拼搏而进行创作的”，经过一番努力，“一位令人崇敬的全心全意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民教师的形象终于塑造出来了，这就是《烛光》的主人公徐一萍”。“这本书出来后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不少读者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而为之欢呼！徐一萍的艺术形象成功了”。

田老的评论引起了社会的注目，《人民日报》等报道了这一消息，《大众日报》等刊发了这一评论。我也为此大为振奋。我又贸然写信给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刘锡诚先生。不日便收到他的回函，让我把《烛光》给寄去。事后，我从潍坊市文联一位同志的一本书中得知，刘锡诚先生当时“虽然手头文债很多，忙不过来，还是停下笔来”，看我寄去的书，“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评论”。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老师不无惊讶地说：“刘锡诚是当代文学的评论权威，在全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能给你写评论，可真是了不得！”他建议把这篇评论放在文首，代再版序言。这篇评论在《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评论中说，“我读《烛光》的时候”，“几乎是一种投入式的阅读，自己的情感参入到了徐一萍和宋丽（两个主要人物）们的真实故事之中，与这些人物的命运呼吸与共”。“小说中最动人的笔墨是对徐一萍和宋丽的爱情的描写”。“作者展示给我们的，通过宋丽的眼睛看到和通过宋丽的心灵感受到的徐一萍，也许因为爱情的偏见而带有某些夸张的色彩，但无疑是更真实、更动人，从而为我们推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作品“把人物的性格和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写得合情合理，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作品“主要人物性格比较鲜明，

内容相当充实,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具有相当可读性”,“具有十分动人的艺术感染力”。

我还冒昧地把作品寄给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冯牧先生,他回函中写道:“为你的大作《烛光》取得成功衷心地感到高兴。这类题材的作品写得有分量的几乎近于空白(除了几篇报告文学外)。希望你能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深入地挖掘,写出新作来。”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友梅收到我寄去的书、信,回函说:“你这一篇作品确实较突出。”

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任孚先先生收到我寄去的书、信,回信说:“这么多老前辈给您的作品给予这样高的评价,肯定这部作品是很有价值的,我特先向您祝贺。”“冯牧同志的信谈得很好。似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人公的作品的确很少,应受到各方关注。”不久,他便写出评论《躬履艰难而节乃见》,评论中说:“作者着力塑造和歌颂的教师徐一萍的形象,是相当成功的,给读者以很深刻的印象。”

我想赞一句的是,以上说到的五位驰名文坛的文学界老前辈,都不曾托什么关系,靠谁来引荐,都是寄上一本书,附上一封信而结识的,而且时至今日,都还未曾谋面。文学界的老前辈、名家、大家不遗余力提携后进、持论公允、平易近人的高尚品德、师表风范,让人肃然起敬。

作者还收到大量读者信件、电话,说《烛光》写得不错,读了颇受感动,颇有收获。市林业局一读者在信中说,“你的小说《烛光》,我们全家人都拜读了,写得太好了”。市良种场一读者来信说:“《烛光》我通读了,有的章节我看了好几遍,使我动之以情”。《烛光》“在场中广为流传”,“有一青年看完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烛光》很有市场,很有读者,社会是很欢迎的,这绝非我个人的奉承”。五莲县七宝山镇一读者在信中说,“我在读者中做了一个小调查,普遍反映《烛光》亲切感人,使广大读者有‘一睹《烛光》,胜览群书’之感

觉”。作者还收到许多读者求购《烛光》的信函、电话，有的登门求购。深圳特区报一记者、单县教育局一同志在信中说，多次到书店购买《烛光》买不到，因此寄上钱求购。高密市高密镇一位中学教师来信说，“六次去书店都扫兴而归”。五莲县汪湖乡一读者上门求购《烛光》，并为他的朋友捐购几本。还有一些读者来信来电说了类似的话，就不一一例举了。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五十四岁的老大夫张崇起，读了《烛光》激动不已，与家人、亲友等一起研读讨论，觉得感触很大，不吐不快，于是拿起笔写出平生第一篇书评文章《一曲奉献者的颂歌》，结果，在《中国文化报》、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中华全国总工会宣教部联合举办的1991年全国职工书评征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溢美之词，我深感受之有愧，提出的宝贵意见在这次再版修订中尽量采纳了一些。这次修订未作大的改动，改正了个别错字、标点，对不很得当的字句作了加工、润色，有的地方文字略有增删。由于水平所限，肯定仍有不当之处，期望专家、读者给予指正。

这次再版，最重要、最令人高兴的是文后附有着名文学评论家田仲济、刘锡诚、任罕先等先生的评介文章，热爱文学的同志，结合作品研读评论，对提高文学写作、鉴赏能力将大有裨益。

在此，还需赘一句的是，作品初版后，也曾有人提及模特儿的问题，在一版后记中我曾就此作过说明，主人公徐一萍，可以说是以几位令我崇敬、怀念的老师为模特儿的，但是，为了塑造好徐一萍这个人物形象而设计的人物、编织的故事，则纯属虚构的了。

不再赘述了，谨以再版拙作，报答广大读者厚爱，献给我敬爱的老师，献给我们社会最重要、生活工作又较苦的灵魂工程师！

1994年5月30日

目 录

一、车站巧遇	(1)
二、先闻美名	(8)
三、始料未及	(14)
四、真诚帮助	(19)
五、势成水火	(37)
六、委屈求全	(49)
七、情投意合	(63)
八、晚间约会	(74)
九、观摩教学	(83)
十、出头椽子	(89)
十一、灵犀相通	(106)
十二、情窦忽开	(115)
十三、“黄雀在后”	(123)
十四、高深莫测	(130)
十五、木已成舟?	(142)
十六、文章为媒	(153)
十七、日记见真情	(162)
十八、爱神的法力	(172)
十九、金秋之夜	(180)

附录：

1. 读朱瑞福著《烛光》的感想
——希望文学界多歌颂教师的烛光精神…… 田仲济(187)
2. 蜡炬成灰泪始干
——评长篇小说《烛光》…………… 刘锡诚(192)
3. 躬履艰难而节乃见
——致《烛光》作者朱瑞福的信…………… 任孚先(197)
4. 迟亮的《烛光》…………… 刘方泽(200)
5. 一曲奉献者的颂歌
——谈朱瑞福同志的《烛光》…………… 张崇起(202)
6. 大放异彩的烛光
——评朱瑞福长篇小说《烛光》…………… 尹洪东(206)

一 车站巧遇

一九八〇年七月，我中师毕业，被分配到怀德县城中学，即该县第一中学任教。

这天，我离开了故乡青岛，孑然一人登上了去怀德的列车，开始我崭新的生活。

我自小生活在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农村那陌生、新奇的景物，强烈地吸引着我。从一名学生变成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这变化在我年轻、自信的心中激起了无限的憧憬。

列车奔驰呼啸，发出“吭锵吭锵”有节奏的声响，奏出了气势磅礴的乐章。

一声雄壮的汽笛鸣叫，火车开进怀德车站。

这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城。城南是连绵起伏的青山，城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道清水河弯曲有致，从城中穿过。整个县城呈现一派古朴、幽雅的风格。

我下了车，携带行李，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了车站。

已经上午九点多钟了，火辣辣的太阳把车站内外烤得像蒸笼一样，人们脸上的汗水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滚。哟，这儿比青岛热多了！

我把行李放在柏油路边的一树荫下，打算稍微整理一下再走。猛一回头，看见另一树荫下站着一个青年小伙，他不高不矮的身材，体态健美。他胖乎乎的瓜子脸，白嫩、红润、细滑，像个新娘子那样好看，特别是那对双眼皮的大眼睛，像晨曦里绿草叶尖的露水珠那样，水灵灵，光闪闪，十分动人。“唷，好漂亮的小伙子呀！”我心里

不由得感叹地嚷了这么一句。随之，这句心里话像是被路人听见了似的，羞得我脸上有点发烧，心里一阵慌乱。不知为什么，他身上像有一种特别吸引我的魅力，使我不由自主地又偷看了他几眼。不看，忍不住要看，要看，又害怕让他和路人发现，心里怦怦乱跳，真像偷拿人家的什么东西那样紧张。一种少女的羞怯和莫名的渴望使我紧张得出了一手心的汗。

再细打量，我看到他，脚登一双擦得黑亮的皮凉鞋，穿一件崭新、笔挺的银灰直统裤，大翻领白港衫，钢丝电镀腰带，大分头油黑光亮，显然是搽了发油。

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把那进口的大镜片太阳镜戴上，一手扶着腰，一手摇着花白纸扇，脸上流露着自负、得意的神情。随着一阵微风，一股浓烈的香水味飘洒过来。我觉得，他这身洋里洋气的打扮，在这乡村县城显得有点刺眼，而且也损害了他的天然、质朴的美。

他身边的行李又华贵又累赘。铺盖卷用淡绿底子白花的塑料布裹着，鲜艳的红花毛毯透出来，显得绚丽多彩；两个挺洋气的新手提皮箱；一个新帆布大提包，一个黑亮的小手提包，都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东西；还有一个红绿相间的花尼龙网兜，里边除了花脸盆、牙缸之类的东西外，还有点心、罐头等食品；行李之上还放着一把小巧玲珑的折叠式雨伞。

说来也怪，只见他突然看到我之后，好似先是一愣，随之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出神。透过他那浅淡的茶色镜片，还是可以隐约看清他那痴痴呆呆的眼神。我不禁怦然心动，目光一时不知投向何处。“你看我干什么？”我心里情不自禁地说道。是生气？有一点；是奇怪？也有一点；但是，更多的好似是模模糊糊的幸运感；自己引起这样一个美男子的注目，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飘飘然、晕乎乎的滋味。

但我又觉得有些不自在，决定快些离开这个地方，于是整理了

一下行李，便起身背上就走。可是两条腿像缠上了乱麻，迈不开步，心里很舍不得离开。他到底为什么看我呢？他是不是认识我呢？他是什么人？是华侨？或许是纨绔子弟而已吧……我扶了下眼镜，好似鬼使神差一样，一边走，一边不由得又回头向他投去一眼，谁知他这时已经摘下了太阳镜，两只明亮的大眼睛正在出神地盯着我。我和他的目光稍一交锋，我一阵乱眨眼，脸上“腾”地一阵发热，急忙回过了头来，加快了脚步。

“喂，同志，”他从后边快步赶了上来，“同志，时值烈日当头，您徒步到何处去？”他满脸是殷勤的笑容，两眼动情地盯着我，语气十分客气、热情。

我一听口音，不像青岛人，断定他并不认识我，心里不由筑起了一道防御墙。特别是他那有些轻浮的神态和拽文卖乖的谈吐，顿时添了我几分反感，我稍一停步，淡淡地答了一句：“就到这来。”说完，抬腿又走。

“喂，同志！请指引去……”

“不知道！”我怕他纠缠，没好气地截断了他的话，只管走我的。

“呵……请您指引去一中的路线。”

“一中？”我又站住了，“你去一中吗？”

“对，我就到一中任教。”

“噢！”我转过身来，立即改用热情的口吻问，“你也到一中去当教师？”

“对，对，我山东师范学院刚毕业，分配到一中任教。”

“哎呀，那太好了！”我高兴地叫起来。想不到在这人地两生的地方，一下火车就碰上了将来的同事，“我也到一中任教，也是今年刚毕业分配来的。”

“啊！那真是太巧了！”他高兴得神采飞扬，“我姓赵，名建华，是青岛人。”

“哟，这么一说更巧了，我们还是老乡哩！我也是青岛人，姓宋，

叫宋丽。”

“巧遇，巧遇，真乃巧遇！”他兴奋得有些手舞足蹈了。他把纸扇往地上一扔，双手就上来接我的行李。“不懂，不懂，咱先小憩片刻。”他把行李接过去，和他的行李放在一起。我给他拾上纸扇，跟了过去。

我心里闪过“老乡、同事、美男子、巧遇”几个字眼，不由自主地又偷偷瞟了他两眼。我看到他那嘴唇周围淡淡的毛茸茸的胡须，虽然还有点孩子的稚气，但毕竟是男子成熟的信息，他大约有二十六岁了吧。

我很抱歉地说：“刚才，对不起了，我，哎呀，嘴就是不饶人。”

赵建华连忙摆手，笑着说：“哪里，哪里，我毫不介意，毫不介意！”

我咬住嘴唇，低下头，脚在地上蹭了几下，很后悔刚才对他“施厉害”。这个坏脾气啥时能改呢？在家里，弟弟妹妹不用说，哥哥、姐姐也怕我三分，爸爸妈妈有时也受我辖制。在学校里，我当班长，哪个男生也望着我打怯。不过，我“施厉害”总是占着理，有理硬三分嘛，不占理，我宁肯低头俯就别人。

赵建华又说道：“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嘛！”

我把脸一扬，干脆先不想这些。我问他：“你家是青岛，从小可能住在外地吧？我听口音——”

“不，我从小一直住在青岛。只是近几年在济南就学。”

可不是嘛，这一会说话，他口音又很有点青岛味了。显然，刚才他是故意装腔拿调。

这时，我看他在我的行李上瞅了又瞅，好一回摘不下眼来，似乎颇有感触，嘴角抽动了几下，要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我的行李也确实有点特殊：一个旧提包，装了牙具、发梳等乱七八糟的东西，铺盖卷很轻便简单，而一个粗线网兜却装得很沉重，里边以脸盆作底盘，是两大捆半米多高的书。爱书如命，读书入

迷是我从小上学以来的怪癖。我兄妹五个，平常最数我的衣着破旧，街道阿斌常开玩笑，说我妈是后妈，其实她们谁也知道，我把裁花衣服的钱都买了书。这次临行整装时，我床上、桌上、地上摆满了书，翻来覆去挑选，哪一本也舍不得丢下。最后一再精减，选了两大捆。书带多了，被褥衣物就得一减再减。其实，时正盛夏，也满可以减了再减，以后或捎或寄。被褥衣物如此简单，却带了这么沉重的书，这大概是赵建华不理解的原因之所在吧。

这时，我的眼光不由得又在他身上、行李上扫了几下，相比之下，我的行李显得陈旧、苍灰、寒碜。

赵建华说：“宋丽，你父母做什么工作？”

“都教学。”

他很感意外地“噢”了一声，用恭维的口吻说：“刚才我还瞎猜，你父母一定是剧团的名演员呢！我把你猜成了下来体验生活的电影演员。宋丽，你的风姿很像一个电影名星！”

他说得我心里乐滋滋的，但也有些难为情。

“其实，现在工作也不分高低贵贱。我爸爸，一说你就知道，赵一军，赵部长。”他脸上浮现出掩饰不住的优越感，又重复了一遍他父亲的名字。

他说完，就注视着我的表情，好似等我的反映。意思很显然，他大概觉得他父亲的大名在青岛市很响，一说出来就使我惊讶。谁知我孤陋寡闻，内心又有些反感，真不知赵一军何许人也。我只能毫无反映。

于是，他又向我介绍起来：“你没听说青岛市有个赵部长吗？就是我爸爸。噢呀，他是多年的部长啦，进步很慢，我妈是老局级干部，也是多年没提了。我爸爸妈妈职位不高，资格挺老，他们和中央一些领导都挺熟，经常进京去看望他们。”

经常进京？我想，凭这一点，就知道他有些吹嘘。我稍微带了点讥讽口吻说：“哟，你这还是高干子女哩！很荣幸啊！”

他嘿嘿一笑，说：“哪里，哪里，勉强吧。”他似乎觉察了自己的夸耀有点露骨，立即收住了话头，朝他的手提皮箱挥了挥手，“宋丽，请您坐下稍候，我去买个西瓜，咱们解解渴。”说着他就朝车站前摆摊卖瓜的走去。

我连忙摆手说：“我不吃，不吃！”

看着我态度坚决的样子，他有些不悦地走了回来，说：“你不要太客气，像一句土语说得那样，咱俩以后就一个锅里摸勺子了，客气什么？”

“不是客气，你买我也不吃。”我这个人历来不愿让别人为我花钱，更何况我与赵建华只是刚刚认识，心里不免多了些难以说清的防范。也许是从小受的教育吧，男女有别嘛！再说，我还急着看看一中究竟是个什么样。我们俩在这大街边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注目，因此，还是快走为好。于是，我说：“赵建华，咱走吧。”

他说：“怎么，以步代车啊？还有三千多米远呢！”

我说：“这还算远吗？再说，这也是个很好的锻炼嘛！”

“哎呀，”他摇摇头说，“且不说有如此沉重的行李，即是空行，三千米起码要迈动七千余步吧？其疲累真乃苦不堪言哪！我看，等会我雇辆三轮车，咱一块坐上走吧。”

我说：“我不坐这个。”

对于乘坐三轮车，我有别人无论如何不能说服的看法：老弱病残可以坐，其他人特殊情况也勉强可以，至于青年，偏激一点讲，就是不能坐！拉三轮的多是五十岁上下的老人，他弯腰低头地拼命蹬车，你年轻力壮地坐在上面，感情上过得去吗？偶尔见到这种情况，我似乎看到行人无不嗤之以鼻。可是，我瞅一眼他那公子少爷的身躯，又看看他那一堆沉重的行李，心想，看来下步走他也确实有困难。

我想了一下，说：“你等着，我快到学校，推个小车，或者拉个地排来接你。”